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自序》谬误二十题（陈杰思）
(2007-7-13 14:12:23)

作者：陈杰思 转载于：孔子2000网站 (<http://www.confucius2000.com/>)

干什么？正如要保护大熊猫，就必须让它繁衍后代一样，要保护中华文化，就必须传播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而不是让中华文化成为博物馆中的展品。

从前，蒲安臣向美国公众呼吁：“把光亮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每一个山巅和溪谷。”我从未听哪一位儒家发出过“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号召，此言只能算李零本人的话，不要算在儒者头上，我们担当不起。在各个国家开办的孔子学院，只是挂着孔子招牌的汉语培训机构。现在，只要在孔子的故乡——中国，将孔子的旗帜树立起来，没有一群狗终日围着孔子狂吠，就是万幸了。

谬误之九：

李零说：“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不敬又怎么样？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

评判：由于孔子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由于孔子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精神导师，作为炎黄子孙，自当对孔子持感恩之心、崇敬之情，这是一个中国人的道德义务，并非个人爱好。但是，尽不尽这种义务，全在于你自己。“不敬又怎样？”完全就是当年王朔所讲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翻版。如果孔子是一位站在面前的掌握实权的大人物，李零敢“不敬”吗？拿一个远古时代的圣人开涮，不承担任何风险，这不算什么本事。在贬孔道路上，李零有了王朔和王小波这二个志同道合者，真所谓“物以类聚”。

谬误之十：

李零说：“过去，我不爱读《论语》，还有个原因，是我不爱听人说教。人上点年纪，以为曾经沧海，就可以当道德老师，我以为是为老不尊。……历史上，国家一治一乱，道德时好时坏，太正常。远了不说，明朝末年怎么样，清朝末年怎么样？野史笔记、旧小说还在，人和现在一般坏，甚至更坏。您别忘了，那时，道德一事归谁管，正是孔老夫子。”

评判：在同一篇序言中，李零多次说“不爱听人说教”，也只能是个人的一种选择。如果让广大读者接受他的这一态度，特别是让青少年接受这种态度，凡是劝人为善的话都听不进去，道德教育还如何推行？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如何提高？

孔子做道德老师，有足够的才智，足够的品格。李零信口胡说，流毒四方，真正做到了“为老不尊”。

明末、清末道德败坏，正是因为听孔子教导的人少了，出现大量“不爱听人说教”的人，现实政治的腐败加上人性的消极面共同导致了道德败坏。劝人为善，如果别人不听，或者是知而不行，能怪孔子吗？中国道德最败坏的时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而此期间不正是“批孔”吗？道德败坏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

谬误之十一

李零说：“道德和秩序，秩序更重要。比如‘文革’，不是因为没道德才没秩序，而是因为没秩序才没道德。”

评判：秩序必须建立在道德和法治的基础之上。先有道德和法治，才会有秩序，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当然，在因果同时存在之时，因与果又会相互发生作用，良好的秩序有助于道德的形成。

谬误之十二

李零说：“社会失范，道德失灵，急需代用品。就像戒烟的抽如烟，暂时过嘴瘾。有人呼吁的乡约民规或宗教道德，也都是如烟。代用品，只要能代就行，不定是哪种。比如，咱们的邻居老大哥，人家俄国，就是双头鹰、三色旗、彼得大帝、东正教。”

评判：

乡规民约是社会规范中的一种，宗教道德是道德中的一类，前者与后者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不是如烟与烟的关系，也不是代用品与真品之间的关系。李零的这种比喻非常牵强，也不合逻辑。至于东正教，就不用了，中国自有儒释道三教。

谬误之十三

李零说：“比如‘文革’前，我上的那个中学，就特重道德教育。为革命而学习，又红又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德育总是摆在第一。……我讨厌道德说教，是在‘文革’前，和批孔无关，但不爱听人讲道德，却是一贯。”

评判：现代中国的道德教育并不成功，道德的不断滑坡就是明证。但李零似乎想用此来说明孔子的道德教育没有价值。其实，中国的道德教育不见成效，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现代中国的道德教育长期缺乏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传统道德这一基础。第二，以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第三，忽视公正的法治环境的建设。总结历史经验，我们正好得出与李零相反的结论：现代道德教育如果要取得成效，必须以孔子及历代圣贤的教导为基础，走孙中山先生曾指出的“恢复中国人固有道德”的道路。

谬误之十四：

李零说：“中国的现代化，是揍出来的现代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这一步，非走不行。”

评判：这里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将华夏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这本来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观点，在中国实践了近一个世纪，在推毁华夏传统的基础上搞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了吗？没有！回头看看日本、韩国、新加坡，他们在保存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建设，成功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这是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谬误之十五：

李零说：“更何况，孔子当圣人，他所依托的科举制，这张皮没了，毛将焉附？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评判：孔子被尊为圣人，是在世的时候，是春秋时代。科举制，则是在隋唐才有的。孔子并非依托科举制才成为圣人的，靠的是孔子本人的思想及人格。中华文化有主干，有枝叶，主干就是以孔子思想为主的儒家思想，枝叶就是诸子百家。我们需要的是成材的大树，而不是需要平起平坐的灌木丛。中华民族具有包容性，孔子思想与诸子百家可以长期共存，但要避免患上集体的精神分裂症，就需要有主导的道德观、价值观和民族精神，这一切，只能由孔子为

首的历代圣贤来提供。

谬误之十六：

李零说：“大家不要以为，‘文革’就是不读书，特别是不读古书。其实，举国若狂读古书，特别是读《论语》，恰恰就是那一阵儿。”

评判：不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是不知道文革期间如何读古书，如何是读《论语》的。“文革”中将《论语》作为黑材料，作为反面教材，经过红卫兵和批孔专家加工，将它妖魔化后再拿给大众读。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够穿过妖魔化的迷雾去直接面对《论语》。读了李零的这篇序言，我感到，他至今还在儒家经典妖魔化的迷雾中徘徊。

谬误之十七：

李零说：“我见过的知识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东西。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文革’就是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受害者。其实，‘文革’当中，真正整知识分子的是谁？主要是知识分子。爬到权力巅峰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老百姓糊涂，是本来糊涂，知识分子糊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评判：现在，“文革”结束了，不能随便整人了，李零要整人的话，只能回到二千五百多年前，去整中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自己还是不是“东西”？李零用“丧家狗”来称呼孔子，如果这个谬论成立的话，遍及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是不是要改称为“丧家狗学院”？这种整人法，在国际上丢脸。有位马来西亚的朋友就问过我，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要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妖魔化？我无言以对。没有读过《论语》的老百姓，跟着别人骂孔子，是“本来糊涂”。而李零这样的知识分子读了《论语》之后还骂孔子，绝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谬误之十八：

李零说：“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急转直下，完全是政治原因。……但1958年，轮到有人骂他是秦始皇，他就反过来了。越到后来，越讨厌孔夫子，越认同秦始皇。”

评判：毛泽东批孔的原因有许多，不仅仅是政治原因。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是主要的：第一，思想观念的差异：孔子倡导仁爱与和谐，而毛泽东则倡导阶级仇恨与阶级斗争。在战争时代，毛泽东的这种观念具有很高的实用性，而在和平建设时代，孔子倡导的仁爱与和谐就应当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毛泽东晚年所发生的错误，正是由于他的思想观念没有根据时代的变化作出及时调整而导致的。第二，话语权的争夺：孔子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精神导师，秦始皇、洪秀全、毛泽东都具有一种共同的需要，就是要成为伟大的导师。而要成为伟大的导师，就必须将此前的伟大导师推倒，并取而代之，于是都走向反孔的道路。第三，政治斗争的需要：按照“文革”逻辑，“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的政治上的对手一有尊孔的举动，都会激发他批孔的斗志。最后，毛泽东放下在延安时所讲的这种说法：“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写下了“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判词。

谬误之十九：

李零说：“学术不能跟着政治跑，跟着政治对手跑。政治，好恶深，偏见生。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最近几年，有三个刺激，逼我重读《论语》。第一是竹简热。……第二是孔子热。……第三是读经热。”

评判：“学术不能跟着政治跑”，这是这篇序言中最中听的话，也可能李零是做到了。但是最近几年，由于竹简热、孔子热、读经热兴起，也有人在当中赚了钱，李零终于坐不住了，跳将起来，迎头赶上，并别出心裁，以“丧家狗”一词吸引大众的目光，终于大获成功。学术跟着金钱跑了，所谓“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在李零这里，荡然无存。

谬误之二十：

李零说：“历史上捧孔子，有三种捧法，一是围绕政治（治统），这是汉儒；二是围绕道德（道统），这是宋儒；三是拿儒学当宗教（或准宗教），这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三种都是意识形态。我读《论语》，就是要挑战这套咒语。”

评判：道德教化、治国之道、宗教情怀，乃是《论语》最主要的内容，抽空了这三个方面，也就抽空了《论语》灵魂。将汉儒、宋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关闭窗口\]](#)